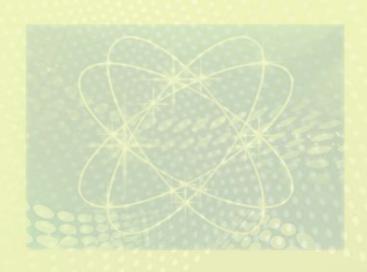
永远的思怀

冯子洋 王景山 编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思怀/冯子洋,王景山编著.一沈阳:沈阳出版社,2014.4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第10辑) ISBN 978-7-5441-5799-5

I. ①永… Ⅱ. ①冯… ②王… Ⅲ. ①花淑兰—生平 事迹 Ⅳ.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070558号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印 张: 104.75 字 数: 135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莉 王 颖 赵秀霞

封面设计: 杜 江版式设计: 姿 兰 责任校对: 张希茹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5799-5

定 价: 150.00元(全四册)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62564956 E - mail: sy24112447@163.com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1959年,花溆兰在评剧《三节烈》中饰演张春莲















更许光风为泛香

——序《永远的思怀》

郭兴文

一次,省老艺术家们在一起活动,花淑兰先生的爱人王景山先生对我说:"过一段时间准备出一本纪念花先生的文集,想请你写篇序言。"当时,我没做太多思考就应了下来。直到从王景山先生那里拿到样书后,我忽然觉得,这个任务太重了!序者,绪也,是为了给读者理出一条阅读全书的路径。这本书是纪念一代评剧宗师花淑兰先生的,且不说我不揣浅陋去写序有"附骥"之嫌,更令人不安的是凭我这点"功夫"怎么能为纪念大师的文集来理出阅读的"路径"呢?尽管景山先生很客气地说,序言怎么写,一切按我的想法办。越是这样,反倒越让我手足无措了。

说起来,我与花先生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她既是我非常敬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同时,我们还是忘年交。我与花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在大洼县任县委书记,花淑兰先生是我们县政府的艺术顾问。1993年春节前夕,花先生率领她的众弟子到省武警总队大洼农场来慰问演出。演出结束后,我陪花先生和演职员共进晚餐。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花先生。这位我从小就非常仰慕的艺术大师,她的和蔼可亲和不同凡响的风度气质、席间交流的融洽和坦

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后,我们曾有多次的接触。2000 年春节期间, 花先生又率队到盘锦市盘山县太平镇慰问演出。 那天,天气奇冷,但七十多岁的花先生仍然冒着严寒为农民朋 友进行户外演出。当时, 我任盘锦市委副书记, 演出结束后, 我代表市委对花先生的精湛演技和优秀艺德给予了高度评价。 时任省文联副主席的崔凯先生对我的讲话很满意。认为"讲到 点子上了",并开玩笑地说:"你应该到省里来和我们一起干文 艺工作。"真是"不幸"被他而言中。2003年, 我果然被调到 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此后,我与花先生接触 更多了,感情也愈加情同手足。花先生在一次宴会上对她的弟 子们说:"今后你们就管郭部长叫四舅!"(在这之前,花先生 还有几位异姓弟弟,我排行老四的位置)就这样,我成为花先 生为数不多的几位弟弟之一。直到今天, 花先生的弟子们不论 岁数比我大还是比我小的,每当称我为"四舅"时,我都有一 种家人的感觉。正是有这缘分,尽管这篇序言关系重大,冲着 已仙逝的老姐姐,我也要用心把它写出来。

我认真地阅读了这本样书的所有文章。这是景山先生和花淑兰先生的弟子们数十年来从各种媒体、书刊上保存下来的有关花先生的文字。有采访、有评论、有回忆、有追念,还有花淑兰先生自己的散记。这些文章通过"阳光兰花,飘扬北国大地""'花派'天地,绘织绚丽花朵""毕生奋斗,献身评坛芬芳""一代宗师,浇灌桃李满园""思怀方家,伊人永留芳华"五部分,近距离、全景式地展示了花淑兰先生这位中国现代评剧艺术大师的绚丽风采和卓尔不群的业绩,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

能耐风霜历岁寒

几乎每个成功者,都有着超乎常人的砥砺经历。正如孟子

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花淑兰先生生于一个 贫苦的梨园世家。她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八岁就跟着妈妈学 唱评剧,兼学河北梆子、京戏和大鼓等。幼小的她为了学艺不 怕吃苦,不怕挨累,每天清晨五点钟就站在河边吊嗓子。冬天 湖水结冰, 她冒着凛冽的寒风趴在冰上, 对着冰洞练发声, 手 脚冻麻了,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又接着趴下去,一个冬天,她 的手脚不知冻裂多少回。在旧社会,演员没有社会地位,被视 为"下九流", 受尽压迫和歧视。她曾因演出得罪了地主的女 儿,没等下场,就被一帮流氓特务打得头破血流;她也曾为逃 避汉奸的侮辱。五天五夜吃不上饭、钻天棚、躲荒郊、藏火 车;她还曾因唱得好被地头蛇赶出赵各庄,受辱张家口,被困 塘沽城, 遭扰"万盛轩"。在"十年动乱"期间, 她因上演 《谢瑶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被迫离开舞台去 扫马路, 离开省城下放农村, 挑土筐、修大坝, 从心理到身体 上遭受摧残。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花淑兰先生 对艺术的追求之心始终不改初衷。磨难不仅锻炼了她的品质, 也锤炼了她的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信也哉!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得到众多好心人的帮助,得到了广大观众 的关注和支持, 更直接得到了她的爱人、战友王景山先生的倾 力扶持。王先生与花先生相濡以沫、亲密合作,从改戏、创新 唱腔到协助带弟子,甚至关键时刻"顶黑锅"揽罪名,应该 说,为"花派"艺术的产生、发展、壮大,景山先生功不可 没,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碧海红香天下传

艺术和艺术家,只有植根于人民之中才是永恒的。"我是 人民培养出来的,我的艺术、我的歌声属于人民。""只要一息

